

家乡的“七月半”

■罗平

农历七月半，是家乡夏秋季节的分界线。盛夏的酷暑，在一场秋雨里慢慢地退出了阵营。一叶知秋，树上有几片黄叶在秋风里飘落。秋蝉的叫声不再像夏日里那么高亢，声音好像变得有些忧伤。

七月半，农事已经忙完。农人在经历春耕夏收秋播的辛勤劳作之后，可以歇一歇了，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可以享受一下劳动的成果。做桐叶耙子，便是家乡七月半的习俗，此时也是享受美食的好时节。

记得小时候，家乡的黄土山坡上都是满坡满岭的油桐树。清明时节，油桐开花，洁白洁白的如同白云满山，又如白纱飘逸。炎热的夏日，油桐绿叶如盖。村里的孩子们在山上放牛，就躲在油桐树下乘凉，以桐叶为席，以树荫为帐，乐得一份炎日里的惬意和清凉。

待到农历七月，油桐果实也快成熟。油桐的叶子在经历一个夏天的阳光雨露之后，变得成熟而厚实，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当农民忙完了“双抢”，夏粮入仓，便进入了农历七月。农历七月半，是家乡父老乡亲享受生活与怀念先辈的时节。做桐叶耙和吃桐叶耙，是乡亲们享受生活的方式和过程。用桐叶耙祭祀供奉祖先，是晚辈对先人的怀念与追思。

饭 甑

■石泽丰

已好长时间没有吃过用饭甑蒸的饭了，细算起来，至少有二十多年。

我二叔家的饭甑，听说早年就已松散得不能触碰，且上面布满了灰尘。那个饭甑所用的杉木，是我叔祖父从屋场后的杉树山上选的，它出自叔太爷强中之手。强中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木匠，手艺精湛。我看粗大的杉木在他先锯后斧再刨之下，生成出一块块大小相同的光滑木板条来。他在我二叔家打制饭甑的那些日子，二叔家房屋内处处充满了杉木的香气。我是很喜欢这种香味的。直到今天，我无论走到哪个锯木场，都要去闻一闻那些用天地日月酿出来的特有气息。即使时间流逝得再快，岁月更替得再频，那种香气自始如一没有改变，一直是那种味道，跟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母亲二三事

■韩河英姿

按说“成年人早已戒掉了情绪”，但这么些年，总有一件事时常令我潸然泪下，那就是蓦然间想起母亲。

照那个年代的标准，母亲是当之无愧的美女——面相好看，五官端正，眼神又大又亮，身材高挑，体格健壮且比例非常好。而每当有人夸她，她都会学着太婆的口气说：“我屋为嫁呀，背心后头放得一席碗！”这赞美听得多少有点让人心酸！

外婆所在的乡下叫松山村，是典型的湘南丘陵地貌，好多馒头一样不具名的小丘，长着成片的边缘有锯齿的丝茅草。在那行走，就算很小心也难免被割伤。母亲早上要先上山砍一担柴，去井边挑满一缸水，再去上课。因此是最常迟到的女生，不过被默许直接从后门溜到座位上去，只要不影响课堂就行了。

那时的乡亲最大的梦想是“跳龙门”去城市。母亲十七岁高小毕业，来到在市文化用品厂任厂医的大姨家。大姨性格豪迈朋友多，也很愿意帮人，她给母亲找了一份纱厂临时工做。后得知衡阳要办技校，母亲符合条件，但毕业证在老家的学校。天色已暗，而第二天就要截止报名。所

以她必须连夜赶回去拿毕业证，这来回近百里，末班长途汽车也没有了。但母亲没犹豫，带上干粮和几块钱就徒步出发了。

乡道没有路灯，母亲一路不停歇。不知走了多久，不知道又是几点钟了，母亲不免心里阵阵发慌。她突然想起外公说过在杉桥落伙铺的事，就决定到那落脚，天亮再赶路。果然，拐了几个弯就见那亮着灯，心中的石头这才落了地！进得伙铺，老板娘倒被吓了一跳，赶紧安排母亲在一个单间歇下。母亲紧攥着那几块钱不敢合眼，似睡似醒地躺着，终于捱到了鸡打鸣，赶紧起身直奔学校，负责教务的家门罗老师深感惊奇，得知原委后更是“直竖大拇指”。

技校毕业后的实习，母亲是先去双牌修过水库，后来就到了供销社工作直至退休。母亲把乡村姑娘的“舍狠”“鲁得”带到了工作上，年年被评为先进。送货下乡，满载货品的三轮车母亲驾轻就熟。她最引以为豪的事情是担任柜台负责人几年，每次盘点都仅有极小的误差。领导戏称母亲是“抓财手”，还把自己的女儿交给母亲带，这徒弟后来还担任了联社领导。虽然这道人生轨迹并不辉煌，但母亲也算是“知识改变命运”的范例了。

地的节日，用新米祭供向祖先报告秋成，其文化核心是敬祖尽孝，饮水思源。

七月半的“一七”为“七月七日”，又名“七夕”。传说牛郎织女“七夕”银河相见，鹊桥相会。有人说，这是中国的“情人节”。是也好，不是也罢，总比过洋节好。七月半的“二七”，则为“十四”。因此，有的地方将七月半的“十四”或“十五”日，作为祭祖供“老客”的节日。所谓“老客”，为地方方言，意为已逝的前辈或故人，即先人。

家乡七月半供“老客”，很有仪式感。一个家族按兄弟多少，每人负责一天供奉和祭祀。一般从农历七月十一日开始接“老客”，供奉到十四或十五晚上送“老客”。早晚供奉茶酒、点心等，中餐菜品要丰盛。肉鱼鸡三牲不可少，其它的可以就着当季的蔬菜。供“老客”的饭要用新米，意为让祖宗先辈也尝尝后辈丰收的成果和喜悦。

以前，供“老客”要焚香，烧钱纸，放河灯。如今，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加强，许多人以鲜花代替了钱纸。供“老客”还是家庭聚会，邻里友善的一种感情联络和沟通的节日。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在这个时节都会赶回来，以祖宗血脉为红线，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齐聚一堂。左右邻里，相互帮忙。东家今天供“老客”，大家就到东家吃饭；明天西家供“老客”，大家就到西家吃饭。酒醉饭饱之后，主家就要把供“老客”的桐叶耙子、水果、“换杂”等分给大家。

供完“老客”，家乡又回归了往日的平静。七月半，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传统文化……

这，就是家乡的“七月半”。

约摸六七岁，跟在同去帮忙的母亲身后。母亲与二婶配合着，一个在灶前生火，一个在灶台上操持着锅铲。我看见大锅中水烧开后，二婶将淘好的生米放入锅中煮，还不时地搅动着。米煮至六七成熟了，她将半熟的米饭捞出滤干水分，再倒入饭甑，盖上甑盖。不一会儿，我便闻到了带有木头香气的饭香，以致屋外帮忙的人都说：饭快好了，该催客入席了。

酒后吃饭时，大家都说这个饭甑蒸的饭好吃，香味十足。自那以后，全屋场上的人无论哪家办喜事，都会想到我二叔家的甑。也就是自那以后，这个甑仿佛成了全屋场上的公物。二叔和二婶乐意借于他人，毕竟，这都是为办喜事所用。

甑蒸着饭，一次又一次，慢慢地甑有些老了，跟随甑一起老的，还有我的叔祖父。1997年，我的叔祖父没能抵抗过肺癌痛苦的折磨，终究倒在了疾病之中。他去世时，堂叔请人吃饭，用的也是这个甑。记得饭蒸到快要熟了，灶屋里突然传出“嘎嘣”一声响，人们循声而去，发现捆甑的藤条断了，拼合饭甑的每一块木板向外仰开着，如一朵盛开的花。

母亲在二十岁那年嫁给了做中学教师的父亲，可谓郎才女貌。他们互敬互爱，取长补短。事实上母亲更多做脏活累活，比如洗被子、打藕煤等，父亲则反而多在家做细活，比如烧菜做饭。但是对家务事，他俩都主动。父亲不是大男子主义，母亲也是尽力去提高自己的烹饪水平，后来更是从父亲手里“成功”抢过了锅铲。我们每周到寄宿学校读书，都是母亲踩三轮将我们送到轧钢厂河边的渡船上，而且一直要看到我们上了对岸后才回去。

母亲是这么关爱家人，但对子女做人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有一次，我拿走柜台上的圆珠笔，就被狠狠地拽到店里当着她同事的面，严厉地教训了一顿。而有一个夏天，明明看到母亲提着重物往家来，我却没有迎上去分担，而是假装午睡，这是多么令人后悔的回忆啊。

母亲曾在归元寺按生肖数罗汉，她说“结果”就印证她一生的劳作命。身患脑梗七年而需要母亲常伴左右的父亲走后，母亲因情感上失去一个重要寄托而悲戚，以至夜深人静常独自泪湿枕席。这样的日子击垮了古稀之年的母亲的身心健康，三年后的那个早春，母亲终于追随父亲和外公外婆而去。

初凉的阴历七月是怀念的时节，以父亲告诫我们的话说：生死自然规律，你们过好自己的人生就是对故去亲人最好的祭奠。今我敬备薄酒一杯，陋文一章，以为念。

如何对待一只陶罐

■陈中奇

朋友挖蚯蚓钓鱼，在屋角挖出一陶罐假如是我，多半会先看看里面有什么宝贝假如是另外的人，也许一下便将它敲碎好奇或贪念可以催生很多事情朋友祖上曾是大地主，充满悬念

他用流水清洗，发现上面有一对鸳鸯他说，罐体饱满，腹如弥勒佛之肚他望向门前清澈的河流在缓慢流淌泛着夕阳的金光又看到水中天空和屋角倒影

为何要开启呢重新置于树下，他覆以薄土和落叶像埋葬曾经流逝的岁月一样我们每天都在埋葬或舍弃，不是么

埋完起身，他立在落日余晖下眼前有了新风景，身体有了新高度

把香留下(外两首)

■赖杨刚

星星
在草尖上，闪
用掉整个夜晚
留下
一滴香

萤火虫啊 飞吧
飞成远年代

稳住月亮

月亮
把小鱼的游
在石头上
搁稳
然后，带着全世界的
夜晚
去了晒网人的梦境

做一片有态度的落叶

像交给天空的
辞职书
整页写满秋风的理由
世界很大
我要去看看
还没飘出村庄
就
在牛羊的背上
尾巴上
悄无声息，忍住了
自己

题东洲岛联六对

■陈学阳

东曦煦润时光美；
洲渚峥嵘境象新。

书院荟渊儒，文光射斗；
湘波开朗抱，沚色怡神。

身置桃源，观湘可鉴雁城秀；
岛开画卷，访院犹闻墨韵香。

雁城靓景，天下名洲，人文殊焕彩；
出水佳婧，栖湘巨觥，波屿互交辉。

衡岳逶迤藏上刹，山比蟠龙，峰如雁首；
潇湘潋滟载东洲，水超朗镜，岛若船形。

喜上洲来，邀骚客大雁为伴，把酒临风，吟诗撰对，思玉麟、话曾熙，犹忆悠悠往事；
恰随眼去，有石鼓潇湘作邻，开怀赏景，枕水听涛，访书院、寻庵殿，神游烨烨人文。